

兄奉批回鄂，腊初应自成都东下。

复吴桐云观察

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三日

来示以德使议请准洋商运钱入内地一节，于市面诸多不便，拟请设法挽回等因。巴使此议，初因天津出示禁运铜钱而起，总署但允照约商办，并未明准洋商运入内地。津关黎道误会，于奉总署札后立准开禁。弟方再四批咨，执约争论，条约铜钱一项，只准洋商由此口运至彼口，专指通商各口而言，并不准运入内地。现拟于通融中略示限制，以该商赴内地近处买货，仅准每次运钱数十千，不得加多。总署与津关皆照此议，与德使及领事驳辨，尚未定议，当不致漫无收束也。总署不悉情形，含混答应，今知流弊甚大，未知能设法挽回否。至租界洋货，由华商自愿捐资，作地方善举，委员无庸设局，洋人亦无从阻止，似不必预与领事商及。洋货一离租界，无论远近，查无半税单，必应照章抽厘。上海租界早定，断断不准再勘。前在烟台，威使意指各口租界未定者，上海已言明剔开矣。以上各节，望抄达幼帅，暨竹儒知照。

致唐景星徐雨之两观察

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

旗昌轮船已定议归并，从此经理得宜，屏除私见，涓滴归公。官商可共信服，利权可渐收回，大局转移在此一举，翘盼曷任。惟奉旨饬拨各款，两江五十万自可分批给领，连湖州丝商顾、陈二姓原有股分二十万抵算，是明年正月应付六十万当无缺乏。浙江、江西、湖北五十万陆续请领，或亦无误。码头栈房等

二十二万，半年之期。此外五年分还之一百万，除官本划抵外，所欠尚多。前拟由两淮盐商筹集股分，目下南省赈捐，盐商凑捐巨款，已属竭力，恐暂难强令添股，应俟一、二年丰收后，禀商当事，相机劝谕，商情当更踊跃。虽不便指定确数，要在局内声名日起，生意日盛，公道日彰，利市日稳，无论远近盐商富贾必有不招自致，不劝自集，全赖在事诸君子严立章程，和衷协力，而两兄之肩负更巨，责成更重。无惜勤劳，秉公筹画，庶克有济，弟实时刻为之惴惴也。本届浙漕拨运较多，苏省尚未闻确数。云甫已否回沪？来春何时开驶？正月交盘之际，杏荪亦必到局，仍祈将详妥议办情形随时示知，以释悬系。

卷十七

复沈幼丹制军

光绪三年正月十七日

朝廷倚公为东南柱石，喘疾即不能骤愈，亦欲以卧治保障，况春气融和，自渐痊愈，幸勿坚持初志，久假不销，致烦宸廑而负民望。招商局买并旗昌股分，叠经咨复，旋奉寄谕，窃谓当世无此风力，但冀在事诸人禀承荅略，善持其后。河运改海，仅就局员原禀咨请总署转商农部，乃惹出许多议论，江都一生经济，惟力主江北十万石河运而已。长江六处停泊章程，言人人殊，几如筑室道谋，惟卓论与九江沈道续议切中事理，简当可行，未知总署如何核定。已据鄙见转陈灾民，分厂赈济，筹办极为尽心，是以感召天和，祥霭叠沛，钦感奚似。台事昨始议复，与尊疏大意略同，筱坞请改为台湾巡抚，凡与雨生齟齬者，皆附和之。为一时计固非妥策，为百年计更非常局，不敢不引伸及之，以待廷臣决议。西班牙虚声恫喝，各国皆不谓然，当有善处之法。梓芳函告建平案结，极为平允，何患违言。沪道何人接署，谅已定局。盛军营勇为哥会勾引，溃去二百余人，幸即剿除，亦由饷绌所致。

复区海峰容纯甫

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二日

近来学生造詣有诸君认真督率，自当进而益上，其选入大书院者，能否令其各习一艺？中国所亟宜讲求者。煤铁五金之矿未得洋法，则地宝不出。现在台湾、湖北等处开煤，所请英人高下

不等，所用机器原委难明，其余各省因无人指授，不免观望。如出洋学生内有颖异可造之才，望送入矿务学堂，先穷究其理器，一、二年后再令游览美国五金矿所，或暂充工役，或随同研究，必自能辨识地产之有无、厚薄，机器之如何用法。融会贯通，可得上等考单。确有把握，然后遣回，再发往各省矿局试用，庶于国计有裨，千祈留意。纯甫所荐黎约翰水雷，去冬经唐景星与之议订大略，本年谅必送来试验。惟各国洋人颇多訾议，或谓价值太昂，或谓并非新式利器，应俟演放后察夺办理。惟埃及并他国买此雷者，究竟实价若干，仍祈查访明确，由电报寄招商局，以便考核。至要，至盼！荔秋太常有三月间出京之说，西班牙公使以新议古巴章程未定，欲调兵船来华胁迫，尚在混搅。星使须先赴美国筹办一切，华盛顿派员至金山查办华工事宜，闻西三月可定议。所有外国紧要新闻，及学生情形，希随时详晰示知，以慰远念。

致沈幼丹制军

光绪三年三月十三日

惠书改拟沿江六处补厘减厘之法，简要详明，曷任欣佩。比赫总税司谒商，计已面商定妥，惟总税司于厘卡向不谓然，又意存含混，不欲苦心分明。恐所议无成，仍取决于总署。则藉以宕缓开办之期，在我固未失算，英使或不致责言耶。昨又奉二月二十六日手示，知已力疾销假，惟气喘无眠尚未甚减。春暖气和，喘嗽定可渐止。内意必不肯释手，似只能以武乡尽瘁为期，卧治更不待言矣。不才暗弱，未敢言退，然每羨人之勇退。公则欲退不能，莫如不必言退，更为直捷，卓见以为何如？筱宋致召民书，深怨雨生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雨生去志益决，接总署议复台饷之疏，稍为有著，未识幡然变计否。俊侯赴任固系正办，所